

第三十三回 昭君送杏元聯姻 鄒公回府知根由

詞云：

昔日娥皇事舜，今朝二女歸梅。姻緣天定豈能違，何用君家推被？借籍攻書上進，弟舅相遇場闈。文章早已佔鰲魁，但看蟾宮折桂。

話說杏元小姐走至中堂，說道：「恩父請坐，待孩兒拜見。」

鄒公見了，忙命僕婦扶起，向著夫人笑道：「這位姑娘，委從何而來？」夫人便將前後之事，細說了一遍。鄒公便拍手哈哈大笑道：「這就是天緣，非同等閑。」因又問道：「賢侄女可曾適人家否？」夫人道：「雖未適人，當初她父母已曾面許梅璧，

後因和番，兩相阻隔，故而蹉跎至今。」鄒公道：「原來侄女就是梅良玉的夫人，老夫失敬了。」杏元小姐道：「爹爹何出此言？孩兒蒙恩收養，如同再造。孩兒雖不肖，爹爹念及家父母全在刑獄之中，異鄉孤女，求恩父母格外憐之。」鄒公與夫人一齊笑道：「我兒說哪裏話來，老夫非有他意，所敬者你丈夫是個才子，當今之世，誰不稱贊？」夫人道：「梅璧既是當今才子，相公可曾見過？又不知他的人品如何？」鄒公笑道：「老夫只聞其名，而實未會，不敢說謊。」夫人道：「據相公如此說，但不知與穆生才學孰高孰下？」鄒公道：「梅良玉的人材學業，雖人人稱贊，老夫卻未晤面，不敢妄言。」夫人道：「梅生之才學，如珠璣萬斛，人品是擲果盈車，是實實信得他過，與穆生一般無二，不相上下。」鄒公道：「夫人又來謊談。梅生乃江南人氏，離我大名府二千里路，夫人何以見得與穆生無二？」

夫人道：「相公把穆生當作何人？」鄒公道：「穆榮就是穆生，當做何人？」夫人道：「你不知其中緣故。那穆榮，就實是梅良玉。」

鄒公道：「夫人何得而知？」于是，夫人把兩人思釵得病的情由，細細地說了一遍。鄒公大笑道：「原來有這許多的隱情，老夫如在夢中，今日方知詳細。據夫人說來，良玉是小孩兒之婿，雲英女兒又當另擇配偶了。」夫人道：「相公，這另配的話，從此休提。」鄒公問道：「這話怎講？」夫人便將二人得病十分沉重，如何行權探病沖喜，說了一遍。又將姐妹二人，不肯分離等情，又將留釵為定，面許梅生，也說了一遍。

鄒公大笑道：「夫人亂做了。」竟奔書房中來，口中大叫道：「穆賢契！」良玉出來迎著，說道：「大人！」鄒公又叫道：「良玉賢侄！」良玉一躬道：「老恩師！」鄒公哈哈大笑道：「老夫與賢聚首二載，不知其中備細，真愚人也！」良玉又一躬道：「小侄乃天地間一大罪人也。非敢欺瞞老伯，實出于無奈，望老伯恕小侄欺瞞之罪！」鄒公笑道：「賢侄說那裏話來。」于是坐下，談些朝中事情，又講些家書詩句，漸漸提起雲英的姻緣事。于是，良玉唯唯。鄒公見良玉如此，說道：「賢侄，非老夫草率言之，老夫久有此意，若賢侄不信，即命家人將昔日寄回家書取來。」不一刻取來，鄒公遞與良玉道：「賢侄，請看此信，便見老夫的好意，憐才之心也。」

良玉站起身來，接書觀看，便一躬到地道：「小侄一個頑愚，荷蒙大人數年栽培，難報大德。今又蒙結絲蘿，小侄豈不識輕重而敢于違命？但小侄已定陳氏杏元，豈敢又屈世妹，故而進退兩難。望老伯大人原而諒之。」鄒公笑道：「昔娥皇、女英同歸虞舜，況她姐妹二人，又不忍分離，甘心不分伯仲。老夫主意已定，賢侄勿得見卻。」良玉道：「既蒙岳父如此，小侄焉敢違臺命？岳父請上，待小婿拜見。」鄒公見他已允親事，心中大喜，就受了良玉四拜。

又同至內堂，拜見夫人。至此，全府人等，俱稱姑爺。把兩位千金小姐，躲在房中，各自心中暗喜，日後招親。于是，鄒公忙命治酒，以作賀喜。鄒公與良玉在書房吃酒，說道：「賢婿，如今奸邪執掌朝綱。恐漏真名，禍生不測。莫若以老夫的愚見，仍以穆榮之名，入籍大名府。後日相機，再為更易何如？」那良玉便一躬道：「謹遵岳父大人嚴命！」河北今乃科場之年，良玉高高中了大名府的案首。各官見了，也稱鄒公之婿，且又才高，是以舉它個博學，輕輕地得了真主。鄒公見了十分歡喜，以為眼力不差。忙了兩月，又要打點進京會試。但唐朝貢生，即能會試，非比後世要鄉試中了，方能入闈。

閑話休提。再言鄒公忙忙寫了幾封相知的書信，又命五、六個誠實家人，選擇了吉日，送良玉進京。于是，良玉辭別鄒公夫婦，同了家人，一齊動身，取路進京。行來非止一日。

那日到了都城，家人尋下了房子，請良玉安歇，已在京城不提。

撥轉文詞，再說春生在邱公署內，入了河南籍。實入泮宮鄉試，又中了一名副榜。今又來至京中會試。

再言那良玉，在寓所過了幾日，取出各家信與家人們先去投遞。將馮公書子留下，自己寫了一個手本，同書信，待自家親自奔到都察院衙門而來。走進頭門，良玉吩咐家人：「你們在外面等候。」自己取了手本、書信，獨自走至儀門。只見冷冷清潔的無人出入，又見東角門懸著一塊吊牌，上面寫著一張告示。良玉看見上面寫道：「

本院示諭：一應貢生舉監生員得悉，今照得本都院欽奉聖命，今科考試天下各省英才。場期在近，理宜靜候。凡有一應緊要公文，今已委官將理。至于親族相知，山人墨客，赴選生員，稟投書者，照理東號房書吏即時辭回。所有書信、手本、名帖，均投號房，候本部出闈之後投遞。該房並管門人役，嗣後務須遵照，不得擅行混稟。倘敢故違，定行重懲，決不姑寬。本都院言出法隨，勿得視為故套。倘有軍國重務，即行稟報，毋違，特示。」

梅良玉看了一看道：「雖是故套，而馮公為人耿介，那把門人役，如何肯替我投遞？」心中想道：「不要理它。我到宅門上看看，或者遇見個熟人，他便肯替我投遞，亦未可知。」一直來到宅門。只見裏面走出一個老人家來，迎著說道：「相公，你是做什麼的？」良玉道：「小生要會你家老爺的，有書信、手本在此。」那老人把良玉看了一看道：「你這位相公，好象是在山東船上，會我家老爺的穆相公麼？」良玉道：「正是。」那家人見說是穆相公，便說道：「相公，請到迎賓館少坐，待老奴與相公通報。」

于是，在良玉手中接了書札、手本，往內通報。又見一個人手拿帖面，飛跑前來。家人認定一看，認得是邱姑老爺。家上前迎著，方知邱相公前來謁見。請至迎賓館，他纔進去通報。你道這邱生是誰？原來就是春生。邱夫人是馮公的妹子，所以春生來拜見舅舅。家人進去投帖，他走至迎賓館坐下。不期良玉已先在內，二人忽然相見，不覺大哭起來。一時，各敘離別之情。春生已一死九生。

人搭救，現在鄒府；梅璧又知母親在母舅任上，俱各平安。俱各大喜，專等謁見馮公。不知馮公可曾會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二度梅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